

本土文本

渐行渐远的林梓古镇

□江东瘦月

烟波浩渺，浊浪排空。春秋至战国时期，长江口大片浅滩沙洲渐渐沉积为江海平原。自汉代开始，广陵郡海陵县东南古称高阳荡的地界，便有煮海为盐、狩猎捕鱼的先民足迹。因缘着滩涂从生的梓树成林，此地更名为“林梓”。依水而居的青青梓树，见证着一座水乡古镇千余载的传奇活话。

盐垦河，始建于西汉文景时期，为吴王刘濞主持开凿。唐朝末年，运河南延至白蒲镇，舟楫穿梭，帆樯林立，林梓成为南来北往的“水陆码头”。清末改称为通扬运河。千百年来，俊彦辈出，地灵人杰，物华天宝，富甲一方，素有“贵白蒲、富林梓”的美誉。

东汉末年，高阳荡地界先为袁术辖区，后属曹操，复归孙权。彼时，曹操强令移民，以充实中原。邑人吕岱不从，率众南渡。东吴赤乌四年，吕岱请命返乡，招抚移民回归，重建海陵县，桑梓日渐人烟稠密。大司马吕岱成为南通市有史册记载以来最早的名人，96岁病逝，“瘝以素棺，疏巾布襦”，葬高阳荡。

明洪武年间，江南巨富沈万三遭朱元璋嫉妒，发配云南。胞弟沈万四及族人避祸北渡，栖身于幽僻祥瑞之地林梓，教习民众，拓荒垦殖，临河建市，街巷纵横，致以商贾云集，古镇声名鹊起。240余家商铺林立，成为通如地区粮油棉大宗商品的集散之地。

明清以来，徽商、浙商、粤商泛舟至此，安营扎寨。古镇建筑风格多元杂陈，相得益彰。青砖黛瓦，重檐翘角，砖木构架，雕栏玉砌。木雕、砖雕工艺互融，苏派、徽派风格并存。麻石铺街，古朴雅致；青砖筑路，曲径通幽。简约而不简单，古朴而不素朴。河流、小溪环绕，湖石、花园点缀。居民出则繁华，归则静谧。

通扬运河纵向穿境而越，林刘河、戴港河横向衔接，“T”字形培园南荷花池，依偎古镇南侧。芳草萋萋，碧水环绕。初春，桃红柳绿；盛夏，瓜果飘香；仲秋，荷藕满塘；寒冬，银装素裹。人人都说江南好，而苏中水乡的精致小镇则有着别样风情。

古建筑集群占地2.19公顷，街巷10道，北巷、小巷、大巷为三横，培园路为一竖，呈“丰”字格局。后有银杏巷、五曲巷、吕岱墓巷迂回串联，四通八达。

仰观一碑一楼品味历史，低头一砖一石尽是掌故。街、巷、池、桥，布局沉稳；亭、台、楼、阁，风雅古朴；园、坊、井、院，错落有

致；寺、庙、宫、殿，端庄肃穆；私塾、汛房、宗祠、墓园等，无不井然有序。

沈万四后裔老宅、俞铭璜沈序故居，被列为如皋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沈幼征故居、沈桐记宅宅等8处历史建筑古色古香，洋溢着明清遗韵。

张謇与古镇林梓甚有渊源。这里有与状元公志趣相投并矢志“教育救国”的举人陈其嘉；这里有他的“一生知己顾延卿”；这里成就了一段美好姻缘，林梓姑娘吴道情与“张四先生”喜结连理。

林梓镇文脉悠远，流风余韵。仅明清两代，得中举人16人、贡生34人。古宅老巷里，走出过近代教育家陈其嘉，翻译家、作家沈序，《汉语大词典》编纂者沈幼征，当代著名剧作家、湖北省原文联主席沈虹光，民间剪纸艺术家陈耀……

文化是一个底蕴丰厚古镇的胎记。林梓木雕工匠的作品曾获中国工艺美术最高奖——百花奖，木雕臻品作为国礼，馈赠联合国秘书长及十多位外国元首。林梓红木雕刻工艺已列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并被命名为中国红木文化艺术之乡、中国红木雕刻艺术传承基地。

林梓长牌是南通地区特有的牌类游戏，亦称纸牌。形成于元末明初，技法类比盛唐时期的“麻将”。林梓老万和潮糕作为苏中饮食文化

的典范之作，驰名大江南北。清雍正壬子年(1732)，广东潮州人费氏依傍着古运河，以糯米、粳米搭配，佐入桂花、白糖、桃仁等，潮糕香而不油，甜而不膩，迄今已近300年历史。作为中华老字号、江苏省“当家点心”、南通市非遗保护项目、如皋长寿食品，多次在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予以报道。

林梓，一个以树林为名的古镇，必然葱郁葳蕤；林梓，一个枕河而眠的古镇，理应源远流长。见证蹉跎岁月，饱览千年沧桑。古镇林梓历经唐宋元明清的更迭，备受风霜雨雪露的侵蚀。近百年雪松，沈府大院200余年的十大功劳树，北巷、五曲巷的清代古井，沈氏望族府门内400多年的银杏老树，以及静静流淌千年的古运河，见证了林梓的刀光剑影、兴起中落，更是目睹了水乡古镇新千年的青春再度、英姿英发。

林梓镇因处江海之滨，水陆两便，贯通南北，且物阜民丰，素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日军入侵，林梓儿女奋起反抗。文人俞铭璜、沈序组织“春泥社剧团”，演出抗日剧，鼓舞国人民族救亡激情。1943年5月，日伪军为配合“扫荡”“清乡”，在通扬运河沿线绵延起几百里长的竹篱笆。在陶勇、姬鹏飞等指挥下，林梓镇数千民众协助新四军苏中四分区，踊跃参加火烧竹篱笆百余里，一夜之间，封锁线灰飞

烟灭。

苏中七战七捷中的第五次战斗——丁林战斗奏凯于林梓。1946年8月21—23日，林梓镇北巷21号王桂本宅成为华中野战军军部指挥所，在粟裕和谭震林将军直接指挥下，共歼灭国民党军1500余人，俘虏20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万海峰上将当年曾任华野6师作战科科长，他欣然为“苏中战役丁林战斗遗址纪念碑”题写了碑文。

2013年，区划调整后，林梓镇合并入白蒲镇。古镇的名号，日渐湮灭；千年的传奇，永不老去。昨日的辉煌已经结晶为经典，今天的文脉正阔步走向悠远。古街老巷保护时不我待，历史文化亟待传承！

白蒲镇党政领导不断加强对历史文化古镇、历史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抢救、保护、修缮和管理。东吴吕岱墓、吕岱祠、明代沈万四老宅、张謇岳父沈裕和老宅、清代三口古井、古街巷的保护和维修，古银杏树的养护，丁林战斗遗址碑的新建等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林梓，被列入江苏省传统村落名录。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在美丽的通扬河畔，林梓儿女正浓墨重彩续写“富林梓”的精美篇章，精心描绘“名将故里、木雕之乡”的宏伟蓝图。



苏中国际码头

摄影:彭常青

走在丁堰三河老街

□周荣丽

01

这是一条沿河傍水的老街，老得几乎不成街了，静静地瑟缩在繁华的背后。

与所有曾经大富过的“破落户”类似，它因了北依路南傍河，历史上也曾繁华热闹过。据说，这里的人们多数是沿长江水系移民而来的。在鼎盛时期，能有百十户人家，寺庙就有11座，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来这里烧香求佛。加之水陆码头船来车往，上货、卸货、生意叫卖，很是热闹。

老街东西走向，像一把长长的发展梳，鳞次挂着九条有名有姓的小巷。据记载，最早的丁堰老街在唐朝时期就形成了。后来明朝时期被毁，明末清初又逐渐修复。

02

我去过很多地方的古镇，看到过很多地方的老街，却都被修葺一新，充斥着商业气息。

这里，是我梦中一直想要的，原生态的老街。

红砖、青砖、黑瓦，被风雨剥蚀得看不出色彩的木门，水泥浇筑的朴拙的窗棂，断垣残壁内疯长的杂树，低矮的屋檐下雕着龙凤图案大大小小的水缸……数百年的风吹雨打造就了老街的深刻与内敛，隐约传递着一份恬淡与隐忍。你只需要站在老街的一处，你的心就沉静下来了。生命的通达、大度和淡定，不在别处，就在行走的路上。世界变得异常的淡定与沉静。

只有草从间的昆虫和飞鸟以各种方式交谈着，或轻柔或细切或绵长，它们对在老街上散漫走

着的我毫不在意，只顾在草花间尽情倾诉自己。

我能感觉到一种难以言说的通透从我的眼底里流入，从我的每一根发丝、指尖、趾端流出，欣喜，满足，快慰贯穿于我的体内。

03

如今，清寂成了这条老街的底色。

有了这个底色，所有微不足道的生命都活色生香起来。

石板路的石格之间，苔藓把一块又一块的荒芜染色，嫩嫩的，绿绿的，恰到好处。

金银花、马齿苋、木槿、薄荷、爬山虎、游藤都竞相疯长。墙角、砖堆、柴垛、屋顶，见缝插根。有一株木槿长得高过屋檐，满身绿叶粉花，花心略施玫红，这从浓郁の木槿和一株挂满绿珠珠的花椒树遮盖了破败的门庭。你不能不感叹种子的生命是多么美妙，生生灭灭的匆匆轮回，无法阻挡它们的随遇而安。

整个老街干净，清静。一路上几乎没遇着什么。偶尔有拴在门边的狗，不叫，只是好奇地看着你。疯长的草花藤蔓儿，虫鸟老树，都泡在暖阳里，无所事事，慵懒而又随意，沉静而又魅惑。

04

我穿街走巷。

一口井，吸引了我的目光。有水，映着天光，我能看到我的身影在井底一漾一漾的，井壁上全是绿苔和各种南方深山上才见的蕨类植物，生机勃勃。

我像是受了某种蛊惑，再往深处走，是一盆盆太阳花，它们用一串串卓然不俗的红的粉的黄的花，擦

亮了我的眼睛。还有蜀葵，刚直直的枝干，肥大的叶片，开着的花虽不多，仍是一副柔情似水的样子。

我正兀自与花草相媚，不知从哪间屋子走出一位老人。老人气色不错，看上去只有五六十岁光景。跟她一聊，这位黄姓老人已经76岁。左邻右舍都已经搬走了。上海、西安、如皋都有。她的孩子们也很有出息，接他们去住，却不习惯，便留下了。这边的巷弄只剩下了她家老两口。闲时把各家门口都种上了花和绿植。早早晚晚侍弄得有滋有味。想想这整条老街，大抵都是这种景况，怪不得干净整洁呢。

老人似一个久居荒凉旷野的牧民，热情邀请我到她家去坐坐。进屋后，我的眼前豁然一亮，完全是另一番天地。吊着光亮的顶，四壁雪白，里面全部是现代化的设施，与院外有着云泥之别。她的老伴正坐在一把虽老旧却带着油亮包浆的藤椅上看电视。我们互相笑一笑算是打了招呼。

老太太兴致很好，带我参观其他院落，哇哦，一圈高高围起的瓦片中间，意外地还有两行茁壮的玉米，气宇轩昂。茄子，薄荷，各种绿植各种各样鲜艳的花，该清雅的清雅，该娇媚的娇媚，全是生命的本色。

05

告别了老太太，我又被街面上一排溜一排溜的布鞋吸住了眼球。暗红的细方格的鞋面，松紧带的男鞋女鞋，方口的女鞋童鞋、暗上的僧鞋，双双簇簇新，厚厚的千层底儿针针线线儿分明。想起童年想起妈妈油灯下一针一线为我们纳的鞋底做的新鞋，那是怎样的舒服养脚。

店主潘金梅告诉我，她这家店

已经开了几十年了，手脚不停地忙活，一天能做一双鞋，光纳鞋底要五六个小时。一双成年人的鞋才卖30，娃娃的鞋才卖15，街上很多人家都到这里来买鞋，生意还不错。

细致的传统手工艺，以一种淡淡的怀旧情愫，与老街暗自吻合、相得益彰。

我看着她的手上下翻飞，穿针引线，久久舍不得走。

当年老街虽小，但街两边从东到西的店铺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有饮食店、铁匠店、药铺店、杂货店、修车的、卖水产的、刻字画像的、炸爆米花的……而且还有个特色产业：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在打草绳、打草包、扼草帘。如今老街的巷口只剩下几家老店。有一家理发店依稀还有些人气。理发的手艺人送大了一批批孩子，随口还能说出哪个娃理发安静，哪个娃理发哭个不停……归乡的中年汉子便也嘿嘿地讪笑。

——这是我站在理发店前脑海中的浮现。老街可以义无反顾地老去，但老街上的老街上的故事，却可以穿过时间的界限，永久地留下来，温暖我们心底里最深最柔软的记忆。

06

像所有有灵气的老街都离不开一条河或一片湖，它的身边也静静地流过一条河——如泰运河。偶尔，有船缓缓浮过。岸边秀发照水的或柳或槐，仿佛一道道垂下的帘幕，浓浓的生机氤氲成一大片一大片绿烟，它们跟远处波光粼粼的水面交融在一起，清婉，迷离，仙境一般，我似乎感受到若有若无的缠绵的洞箫之声，栖息在这个清清淡淡的时空之上，拢起了一个远远近近的梦。

雒水谣(组诗)

□冯新民

顾庄(一)

被绿荫遮掩的门
开在无人处
门外是树门里是树

昨天的出发
今天的出发
在一支锚

叶子更换着墙的年轮
一簇一簇的背影
开给墙角的花看

举起你的色彩
为风打开
铺在鱼脊上的路
云从这里出入
最初的阳光

会不会有唐诗走过
会不会有宋词走过
问走过的人
还在昨天敲门

潮的节奏
拍打着初一和十五
拍打着正午和子夜
拍打着水语

顾庄是一棵树
离开树
就离开了
被足迹走过的空门

地球的足迹
从江水到海水
都集结在这里
等待出发

顾庄(二)

顾庄不会说话
守着一棵树
从元朝到明清

锚
一个家在岸上
一个家在水上

守着一棵树
守着一棵树的家族
守着一座园林

锚是一封
岸上和水上 的两地书
入水与靠岸
都是远远近近的文字

在一棵树下
呼吸旧日时光
总是触摸到阳光的绿意

在远海
锚把蓝天白云和暴风骤雨
写进书信
严严实密揣在怀里

声音都在一棵树里
景色都在一棵树里
一棵树里
有即将抵达的山水

尽管被海浪一千次拍打
当那封信在岸桩上展开
依然会感到
那些文字的结实

顾庄(三)

顾庄的人
把顾庄做成盆景
让世界的目光
透过八万里风尘
停留在绿意之上

在顾庄遥想水绘
谁带走了那架琴
过去的声音
已经无法寻找

天空俯视的曲线
消失在无山无水处
只有一额
高高低低的词牌
在绿荫深处
与人絮语

应该有一曲雨打芭蕉
给小小的庭院提神

坐在黄昏的屋檐下
可以看见庄子里
炊烟袅袅而起
一个人和一群鸟
正对饮着十里秋色

一块琴石
还在固执地等待

从秦淮河漂泊而来
系舟的地方
只剩下一株杨柳

阳春。白雪。
高山。流水
被石头收藏

码头
江水。海水
从江水到海水
一叶扁舟

除了小宛
不会有第二个人听见

在苏中国际码头

□王蝶飞

走在长江镇
苏中国际码头
感觉自己像一尾鱼
畅游在汗水味的空气里
目测江对岸绿色的广度
体验时间的长度
太阳从我额头升起
照耀着江面上的
诗意和远方

江流一样变得平缓起来
我的脸上
流动着一条江的气息

天空被一片云朵点亮
被穿红色工装的码头工人
点亮
江天一色的渲染中
鹭鸟擎出几许渴望
向苍穹展示
飞翔与力量的身姿

站在苏中国际码头
凝望
我的岁月
也随着汽笛悠悠起航
从江面刮来的风
用宽厚的手掌
撩一撩我的长发
我的呼吸开始一点点地

江面的轻风
隐藏着如画的韵律
以诗书画的飞白
勾勒一条江的曲线
讲述一代又一代
江城人的奋斗历史



水绘园的秋

绘图:翟东平